

北大未名文丛/策划:张文定 李东/北京大学出版社

孙玉石 著

生命

之

路

北大未名文丛

生命之路

□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之路/孙玉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
(北大未名文丛)
ISBN 7-301-03424-5

I. 生… II. 孙… III. 孙玉石-文集 IV. C53

书 名: 生命之路

著作责任者: 孙玉石

责任编辑: 李 东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424-5/I·043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廊坊人民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203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出版前言

成立于世纪之交的北京大学又一次来到了世纪之交。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北大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科学严谨的学术传统、民主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造就了中国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者。他们“以丰富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这块充满精神魅力的圣地里，在北大任教过或仍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梁宗岱、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冯至、曹靖华、季羨林、金克木等老一辈的中国文化名人，以及当今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在撰写严肃论文和著作的同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学术随笔。他们以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丰富的学识、真挚的情感、率直的态度和朴素的文笔，或抒情写景、记人叙事，或解惑析疑、追问批判，或幽烛探微、识鉴品评。他们的这些散文、学术随笔，是大学知识分子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感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学者治学风范的展现，是北大精神魅力的烛照。

“北大未名文丛”是一套学术散文随笔丛书。丛书力求体现北

大自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传统。在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也有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在文集的选文上，既有严格意义上的散文、随笔，也有札记、讲演、短论、书（戏、影）评、序跋等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从一个侧面来展现北大“爱国爱民，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的优良传统和知识分子“严谨治学、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提供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

但愿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学生的喜欢。

张文定 李东

1997年9月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编 怀人篇

寻觅美的小路	(3)
他是个站着的人	(8)
——怀念川岛先生	
给杨铸同志的信	(13)
——悼念杨晦先生	
他拥有绿色的永恒	(16)
——怀念王瑶先生	
缅怀一代宗师	(24)
——写于王力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将一块干净的白地留给后人	(28)
——怀念唐弢先生	
一份遥远的哀思	(35)
——怀念朱德熙先生	
一个光亮的灵魂	(42)
——怀念吴组缃先生	

- 寄自遥远的声音 (54)
——怀念温小钰
- 爬坡 (57)
——怀念余树森
- 这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 (61)
——缅怀周祖谟先生

第二编 论文篇

- 郑敏：攀登不息的诗人 (71)
- 东方现代诗的构想和建设 (86)
——东西诗艺融合论探求的历史轨迹
- 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 (117)
——再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
- 十五年来新诗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144)

第三编 散文篇

- 愿“好的故事”不消逝于梦中 (173)
——卫俊秀《鲁迅〈野草〉探索》重版序言
- 《中国现代诗歌艺术》题辞 (180)
- 我诅咒那美丽的咒语 (182)
- 心中的祝辞 (184)
——写于中文系贺林庚先生八十大寿之际
- 生命之路 (188)
——为中文系“尊师重教”座谈会而作
- 徜徉于书海 (192)
- “开花在时间之外” (196)
——为中文系“尊师重教”座谈会而作

回顾与祝愿·····	(198)
放光于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	(202)
—〔新加坡〕长风葛诗集《穿上阳光》序	
陈厚诚著《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序·····	(213)
海之梦·····	(216)
大山与小小的酸石榴·····	(218)
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风范·····	(226)
—读相浦杲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写在记忆中·····	(233)
—阪神大震灾后随录	
后记·····	(248)

自序

一晃儿，在北大过了四十个年头了。

去年11月，在神户大学，我六十岁生日那一天，正好有课。一进教室，看到学生们在黑板上写着祝贺我生日快乐的大字；他们还送了我一束鲜花。

于此，我的心里是很感激的。

同时，我更清楚地知道，我已不再年青，我已由中年进入了“老年”的行列。

生命匆匆地过去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遗憾和紧迫之感。

我们这一代人，被迫地耗去了许多最宝贵的时光。

自己应该做的许多事还没有实现。

轻松一些过日子，未尝不愿，可总想多抢回一些失去的光阴；拼命地去做吧，可以得到更多的成果，但是身体的情况又常常向自己亮出“黄牌儿”。这种两难的心境，常给自己以太多的烦恼。

结果，就只能这样慢慢腾腾地往前赶。尽自己的所能，作了些一个北大人应该做的事情。回头看看，是很惭然的。面对已经离开人世的那些老师的期望。

问心无愧的是，我在北京大学这个神圣的知识的殿堂里，学会了怎样做一个人。

我非常庆幸于我们有那么多的好老师。他们都是全国的或者

世界上一流的专家。他们给了我们许多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了我怎样作人的真髓。

这一点，可能比其它任何东西，于自己，更为宝贵。

今后，在忠实于我的教学工作之外，也许还是会慢慢腾腾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努力去完成我多年的梦想，哪怕只是一部分。

但愿不会再像噩梦的岁月中那样去虚度年华。然而，太高的期待得到的往往是失落的怅然。

但是，在学习作人这一点上，我将会一如既往。

在1990年夏天，一次北大中文系1955级老同学的聚会上，我们的同窗，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陈丹晨，在大会的讲台上，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于老同学，别的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大家的，就是：我活得还像一个人！”

我愿终生履行他的这句当时曾经震撼着我内心的话：

“我活得还像一个人！”

是为序。

1996年4月16日

第 一 编

怀 人 篇

寻觅美的小路

叫我最难忘的是燕园的小路。

燕园很美：湖光塔影。绿树繁花。画亭高楼。小桥流水。竹林轩阁。草坪雕像。石船古钟。千窗灯火。书声笑语……而这一切，都被编就在那些纵横交错的小路之中。就像一根根绵延不断的丝线，把燕园中美丽的一切织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墨丹青画。

无论从哪个校门走进来，大大小小笔直或者蜿蜒的路，都会把你引到湛蓝清澈的未名湖畔。碧绿的垂柳和橙黄的小路镶嵌的一池湖水，就像一只盛满了香醪佳酿的酒杯，送到你的面前，尽你领略它的慷慨与盛情。只要你在湖边小路上眺望一会儿，一种宁静的美就会流进心中。

常常是黄昏或是夜晚。丢了一天的疲倦和纷扰，我漫步在未名湖边的小路上。明灭闪烁的路灯撒下朦朦胧胧的光晕，如雾似雨。摇曳的树影和轻轻的晚风，送来丁香花馥郁的清香。间或有数点草虫的鸣叫，一缕缕年青人的笑语和歌声，飘到小路上来，与湖面上倒映的灯火，暗蓝的树影，天上的星光，一抹晚霞或一勾淡淡的新月，辉映成有声有色的绝美的图景。真像是一首诗，一首写不尽读不完的诗。

多少海内外友人来访，只要是初到北大，我总是带他们沿着那些连绵的小路逛一逛燕园。都说：“北大真像一座花园！”

是的，北大是一座花园。一座展示自然美的花园，一座铸造人灵魂美的花园！这花园的小路上，有多少美的探索者和寻觅者的足迹。我爱这花园的美，我更爱这印满了足迹的美的小路。

已经三十二个春秋了。我学于斯，长于斯，教于斯。每当走过这燕园的小路，都唤起我对那些以自己的心血来铸造我们灵魂美的一代师长的怀想和沉思。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履痕，常浮现在眼前。

我常与小路作默契的谈心。

我首先想起了你，诗人何其芳先生。想起你那永远是和蔼微笑的面孔。你好像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带来一颗美丽的灵魂。你那么年青，就唱出了无数动人的歌。你以精致的彩笔画下自己美丽的梦，去温暖那些比你更寂寞的心。你同你的诗友，从黑暗的汉园街旁小路的徘徊，终于走到了阳光灿烂的燕园。虽然你已不再写那些优美的诗篇了，但却一直葆有着你那耿直、天真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

1955年秋，我考进北大之后，在朗润园通往哲学楼的小路上，在伫立着俄罗斯式路灯的未名湖畔，常常看到你那坚实而朴素的身影。一次北大诗社请你在哲学楼作关于诗歌欣赏的报告。我早早就去占了座位，挤在人群中听你的讲演。讲的什么今天记不太清了。你在青年人面前展开的那颗追求美的心灵，你对爱好诗歌的青年那些创造艺术美的期待，我却铭记在心。我曾模仿着你的《预言》，偷偷地写着那些自以为美的小“诗”。过了两年，那场政治风暴席卷燕园。有的年青人贴你的大字报，标题竟是“何其芳何其不芳！”看了之后我心里十分痛楚。那一夜很久不能入睡。第二天还偷偷地在那张大字报的角落上写了几个小字：“你不觉得该为自己的灵魂痛苦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你那坚贞的学术品格，你那对艺术美的执着追求，一直给我以楷模和光亮。

这又是谁的足迹呢？啊，是你，我所敬仰的一代美学大师朱光

潜先生。我常为没有能够直接聆听你的授课感到遗憾。十年动乱过去以后，你搬进燕南园的一座两层小楼里，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美学的著述和翻译的劳动。我常常看到，每天下午四点多钟，你步出那座小楼，从燕南园的坡路慢慢走下来，经过三院到一院门前的那条小路，穿过南北阁，一直到未名湖边，再走回来。年纪大了，腰有些弓着，每天都走在那条小路上，每逢遇见，我总是望着你远去的背影，望着印满你足迹的小路，想象着你在桌前伏案笔耕的情景。

一次，学友吴泰昌为你编一本美学论文集，要我帮着复印旧报刊上的几篇文章。当我把印好的东西送给你的时候，你大约生病刚刚好，说话有些吃力。这时你年已八十，还兴奋地告诉我，自己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美学翻译工程。这大约就是那本长达四十多万字的维柯的《新科学》吧。你对我却说：“我做的只能是‘拾穗’的工作了！”说着，又顺便拿起一本天津百花出版社刚出版的你的《美学拾穗集》，你用那颤抖的手，在扉页上写下了“玉石同志指正”几个字。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至今，拿着这本不厚的小书总感到有种难以言说的重量。

在那条小路上，后来再遇到你，我不愿打扰你紧张劳动之后宁静的散步，有时就点头一笑，相晤于心了。今天你已离我们而去。那条美的小路上再也看不到你那身影。但我每每走过，总感到似在寻觅你布满小路的足迹，甚至似乎还可以听到你那沉着艰难喘息的声音……

我真想提议，把你常常散步的这条小路命名为“美的小路”。

美的小路在燕园里何止一条！

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常常穿着破旧的蓝布制服，斜背着一个褪了色的绿书包，从朗润园的公寓出来，经过未名湖畔的小路，步履艰难地走到西校外，然后再一步步挪动似地慢慢走回去。有时碰见了，我们便谈上几句。我总是说道：“您可要多保重啊！”

这就是我熟悉而尊敬的宗白华先生。

为了注释《三叶集》，我多次拜访过你。这样我们便相识了。你的书房兼卧室堆满了书和其它寻物，显得有些零乱。看墙上挂的精美的油画，案头摆着的唐代侍女头像，书架上满满登登中外美学书籍，虽在乱中仍感到置身于一个美学家的生活氛围中的快乐。我向你求教《学灯》时期以及《三叶集》中的一些问题。你高兴地对我敞开了心扉，谈得那样畅快，你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好象又回到了“五四”狂飙时代，眼睛放出异样的光亮。只有一次你是那样地怅然，你非常惋惜地说，和郭沫若、田汉通信时，两人在日本，一人在上海，没有同他们见过面。后来他们回上海来，曾有一张合影，一直珍藏了好久，但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我说，如果把这张照片放到新版的《郭沫若全集》里去该多好啊！大约十分完美的事只是在理想中才能实现吧。看到这样一个闻名遐迩的美学家，这样一位以几十年的辛勤耕耘铸造人们灵魂美的人，并没有一个美的生活环境，我真有点寒心。

然而，我还是珍爱燕园里美的小路。我深深感谢那些在小路上寻觅美、播种美的人。我和我的同窗学友作为北大人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能够聆听更多老师铸造灵魂美的声音。有的人已经离去，留下他们的风范。有的还健在，至今给我以教诲。杨晦先生从古老的钟鼎文字里奇妙地想象出祖先的那些美的创造，吴组缃先生关于《红楼梦》和古典小说艺术美那些体味入微的讲义，林庚先生讲授唐诗时以诗人气质品评诗歌意境美那些令人陶醉的声音，王瑶先生以诙谐的语言和深警的思索在鲁迅和现代作家领域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天地……

燕园美的小路四通八达，纵横连绵。它从蔡元培先生的脚下，跨越一切丑恶与蒙昧，直通向今天，通向未来。总有一天，它会通向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因为：一个具有美的灵魂的民族，绝不应该是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乞丐。

我所敬爱的诗人冯至先生是真正的北大人。他从红楼的“沉

钟”一直走到燕园的湖畔。他那寻觅美的诗人的足迹也洒满了这里的小路。四十五年前他唱出“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蜿蜒的小路”那首十四行诗，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我愿在这里恳请冯至先生，允许我掠美，转借这首诗的最末两行，来表达我在燕园美的小路上的沉思：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原载《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